

马来西亚华文学校华语管理与华人认同*

王晓梅

(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 中文系 马来西亚 雪邦 43900)

提 要 马来西亚华人极力通过华文学校(华文独立中学与国民型华文中学)来维护他们的语言与文化,表现出强烈的华人认同。本文采用认同管理模型与语言管理模型,以檳城州4所华文中学为例,讨论马来西亚的华人认同与华文学校华语管理之间的关系,分析这些华校如何通过语言管理(主要是华语)来强化华人认同。数据采集主要通过面对面的访谈,涉及的访谈对象包括学校的管理层、教师与学生。研究结果显示两类学校的华人认同与针对华语的语言规划措施密切相关,而且教师与学生对于华语的重要性以及华语对华人认同的重要性的看法基本一致。此外,华文学校通过华语而实现的华人认同的管理与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认同规范也是一致的。

关键词 华人认同;华文学校;语言管理;华语;马来西亚

中图分类号 H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1014(2018)03-0049-09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180305

Huayu, Chinese Education and Identity: The Malaysian Experience

Wang Xiaomei

Abstract Chinese Malaysians have thrived to maintain their language and culture through Chinese schools including both Independent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s and National-type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s, which is an indication of strong Chinese identity. This paper adopts the models of identity management and language management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identity, the management of Mandarin, and Chinese education, taking four Chinese schools in Penang as examples. The main purpose is to analyze how these Chinese schools strengthen students' Chinese identity through language management (mainly Mandarin). The results of interviews administered among school authorities, teachers and students show that the Chinese identity in both types of schools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language planning towards Mandarin. Moreover, teachers and students hold similar views towards the importance of Mandarin and its significance to Chinese identity. Besides, the management of Chinese identity through Mandarin by Chinese schools complies with the norm of identity in Malaysian Chinese community.

Key words Chinese identity; Chinese schools; language management; Mandarin; Malaysia

一、前 言

马来西亚语境下语言、教育与认同的关系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他们从教育的角度(Lopez

作者简介:王晓梅,女,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语言学与全球华语。电子邮箱: xmwang@xmu.edu.my。

* 本文是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研究基金(XMUMRF/2018-C1/IART/0001)的阶段性成果,也得到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经费资助(“海外华语资源库建设”KYR17001),特此感谢!

2014)、政治学的角度(Collins 2006)、第二语言习得的角度(Lee 2003)、语言规划的角度(Gill 2005)分析三者之间的关系。其中,华语与华人认同之间的联系是一个研究重点。这源于马来西亚华人广泛使用华语(Wang 2012),而且华语被视为华人身份的象征(Siah *et al.* 2015)。而作为一个离散社会,马来西亚华人的语言与认同问题一直与教育息息相关。这是因为华文教育一直被认为是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三大支柱之一(Thock 2009),而且华文学校也被视为传承华人文化的最后堡垒(Collins 2006)。马来西亚华人在语言维护与通过华语的使用来建构认同方面与其他海外华人社会相比十分独特。有学者(Wong & Tan 2017)利用问卷调查了中国人、马来西亚华人与新加坡华人的语言对华人认同的建构作用,结果发现马来西亚华人在华语对于华人身份的重要性这一点上得分最高。这显示马来西亚华人认同语言是民族身份的内核,而良好的语言维护与强烈的语言认同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华文教育。Lopez(2014: 221)在谈到马来西亚的语言、教育与国家团结时,认为允许使用“土语”(vernacular)进行教学是明智的选择。所谓“土语”,指的是华语和泰米尔语。华文学校和泰米尔文学校的存在不仅满足了华人和印度人语言认同的需求,而且为全球市场提供了一大批华语和泰米尔语的说话人,使得马来西亚在国际市场中占有一定的优势(Lopez 2014: 222)。

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在促进华人认同、推广中华文化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学者对马来西亚不同教育源流的学生华人价值观的看法做过调查(Siah *et al.* 2015),这些来自霹雳州国民中学(以马来语为教学媒介语)和华文独立中学(以华语为教学媒介语)的华裔学生都通过华语的使用来实践他们的中华文化价值观。如Lopez(2014)所说,马来西亚的华人和印度人都竭尽全力保护他们的学校,因为他们与马来人一样坚信“语言是民族的灵魂”。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者也被视为华人认同的维护者(Collins 2006),在他们的认知里,华文学校是中华语言与文化的传播者,对华人认同来说非常重要。华语、华文教育与认同之间的紧密关系即使是英语华人社群也能感受到,因为如果他们不会说华语的话,就很有可能被边缘化(Lee 2003)。

如前所述,现有文献已经揭示了华语、华文教育与认同之间的关系,然而似乎还没有相关研究探讨学校如何通过华语的使用以及语言规划措施来进行华人认同管理。而且,国民型华文中学与华文独立中学在语言与认同管理方面的差异也未见相关讨论。在以上背景之下,本研究希望回答以下研究问题:(1)国民型华文中学与华文独立中学分别有哪些针对华语的语言规划措施?(2)两类学校如何通过华语的使用来管理华人认同?(3)两类学校在语言与认同管理方面有何差异?

下文首先介绍认同管理与语言管理两个模型,然后分别梳理国民型华文中学和华文独立中学的特点。第四部分介绍本文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第五部分调查结果分为3个部分:两类学校针对华语的语言规划措施、华人认同的管理、两类学校之间语言与认同管理的比较。最后是讨论与结论。

二、认同管理模型与语言管理理论

Mahboob(2015)在分析巴基斯坦如何通过英语教科书来管理学生的认同时提出了认同管理模型。在这个模型里,认同管理被定义为任何塑造或指导个人、群体认同的制度性的或者本土化的尝试(Mahboob 2015: 156)。所塑造的认同可以是顺应规范,也可以是挑战规范的。个人的社会文化的定位包括两个层面:微观层面与宏观层面。前者主要通过与个人或群体的互动来实现,后者则通过制度化进程来实现(institutionalized processes)。本研究中,互动的语境是教育域,而教育域是实践官方语言政策的重要领域。因此,学校提倡的通常是顺应社会规范的认同。不过,实际的情况往往比较复

杂,尤其是多元族群、多元文化、多源流学校并存的社会。

就马来西亚来说,小学主要按照族群和语言来分类,有使用马来语为教学媒介语的马来文小学,使用华语为教学媒介语的华文小学和使用泰米尔语为媒介语的泰米尔文小学。中学阶段的教学媒介语比较统一,主要使用马来语。不过,那些于20世纪60年代改制的中学(NTCSS)仍然保留着浓厚的中华文化的传统;而当年拒绝接受政府津贴的中学成为华文独立中学(ICSS),这些学校目前仍然使用华语为教学媒介语。这两类学校的学生大多是华人,同时学习三语,即马来语、英语和华语。在学校里,华人学生与来自不同族群的学生和老师使用三语互动。每一种语言都与认同有关。马来语是国家身份的象征,而华语与华人身份密切相关,英语作为国际语言,其认同比较中立。多重认同在马来西亚是常态(Lee 2003)。Wong和Tan(2017)的调查显示,65%的马来西亚华人都说3到4种语言,这能反映他们实际的日常语言生活。在更广的社会语境下,华人社区也是一个多语社区,其中华语是通用语,而马来语和英语是族际沟通语。就认同来说,马来西亚华人在国家认同之外,具有很强烈的华人认同。在教育领域,国家认同应该通过教学来强调。不过,除了强调国家认同之外,族群认同在国民型华文中学和华文独立中学也应进行适当的管理。与单一族群社会不同的是,这些学校所遵循的准则实际是与华人社会的规范一致的。

语言管理的模型由3个部分构成:语言实践、语言信念与语言管理(Spolsky 2009)。这3个部分互相关联,能够解释特定社会的语言选择(Spolsky 2009:5)。Spolsky通过对语言管理所发生的不同语言使用域的分析来解释他的理论模型,例如家庭域、宗教域、工作域、教育域、法庭、医疗、军队、政府以及跨国机构等。在这些领域中,教育域是主要的一个。学生的语言选择与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教师的语言信念以及在教室的语言实践的影响。校长和其他管理者对决定校园语言政策也影响甚巨。本文借鉴语言管理的模型,关注两类华文学校的语言管理方式,探讨它们如何通过学校的语言政策管理华语的使用,以及教师和学生如何看待华语的地位与作用。两类学校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们都提倡华语,而华语在马来西亚是没有任何官方语言地位的。不过,华语与华人认同与文化有深刻的联系。更为值得研究的是,这些学校是如何在通过马来语的使用来强化马来西亚认同的同时,维护华语、加强学生华人认同的。

三、国民型华文中学与华文独立中学

本文所涉及的两类华文中学为国民型华文中学和华文独立中学。前者是国家教育系统的一环,以马来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国民型华文中学被视为华文学校,主要基于以下事实:(1)华文是必修课,每周至少5节课;(2)华文是马来西亚教育文凭(SPM)必考科目;(3)在20世纪60年代改制之前,华语是这些学校的教学媒介语;(4)学生大多数是华人(大约90%);(5)这些学校持续在校园提倡华人传统与文化。目前,全国有78所国民型华文中学,2009年的学生人数为124 916人。^①其中,有10所学校位于槟城州,即本研究的主要调查地点。槟城钟灵国民型华文中学^②(2017年的学生人数为3224人)和大山脚日新国民型华文学校(2016年的学生人数为2974人)为本文研究的两所国民型学校。

华文独立中学在马来西亚属于私立学校,不受政府津贴。这些学校因20世纪60年代拒绝将教学媒介语由中文改为英文而得名(郑良树 2003)。而这之前,它们早已在马来西亚有悠久的历史了。目前,马来西亚共有60所华文独立中学,学生人数在2017年达到85 304人。这些学校由马来西亚华校

^① 参见 http://203.187.160.132:9011/web.jiaozong.org.my/c3pr90ntc0td/doc/2010/rnr/2010smjk_survey.pdf。

^② 钟灵学校的网址为 <http://smjk.edu.my/school/index.php?schid=12>, 日新学校的网址为 <http://www.smjk.edu.my/school/index.php?schid=11>。

董事联合会总会（简称“董总”）管理。董总的愿景为“引领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永续发展”，其使命为“维护与发展华文教育，坚持与争取平等地位”。^① 华文独立中学采用华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英语和马来语是必修科目。学生以华人为主，大多来自华文小学（也是以华语为教学媒介语）的毕业生。檳城共有5所华文独立中学，其中韩江中学（2017年学生人数为2000人左右）和日新华文独立中学（以下简称“日新独中”，2014年学生人数为2090人）是本研究的对象。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访谈法。访谈工作于2013年8月25日至30日期间进行，访谈对象包括三组人员：管理层（6人）、教师（9人）以及在籍学生（9人），共计24人。访谈对象来自两类学校（两所国民型华文中学和两所华文独立中学），在4所学校的具体分布情况见下表。管理层主要是指校长、副校长、学科主任等；教师主要是语言类教师，教授华文、英文或马来文；学生则由老师随机选择，每个学校至少两名。

访谈对象资料^②

学校	管理层	教师	学生	总计
日新独中	2	3	2	7
韩江中学	2	1	2	5
大山脚日新国民型华文中学 (简称“日新中学”)	1	2	2	5
檳城钟灵国民型中学 (简称“钟灵中学”)	1	3	3	7
总计	6	9	9	24

访谈采用结构式访谈的方法，于受访者所在学校进行，^③ 并全程录音，录音时间约8.5个小时。访谈语言以华语为主，访问不谙华语的英文科主任或英文教师时则以英语为主。所有的访谈录音都转写为文字，然后用内容分析法加以分析。对管理层的访谈内容涉及学校推行的语言政策，以及受访者对于华文、汉语方言、马来文、英文的看法等；对教师和学生的访谈则着重校园的语言实践以及他们对以上语言和方言的看法。

五、研究结果

对应3个研究问题，研究结果将分为以下3个部分报告：

（一）针对华语的语言规划措施

这一部分主要讨论两类学校在使用华语方面的规划措施。本文首先考察行政会议、周会和学生课外活动的语言使用。就行政会议来说，由于国民型华文中学隶属于马来西亚教育部，而马来语是马来

① 参见 <http://www.dongzong.my/aboutus.php>。

② 由于该调查采用访谈法，调查对象的年龄和性别等因素不是显著因素，故在调查过程中并未采集。

③ 在此感谢所有参与调查的4所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

西亚唯一的官方语言，因此马来语是校长^①主持行政会议时的主要语言，而且会议记录也必须以马来文书写。如果参会的教职员都是华人，那么也可以说华语。相比之下，由于华文独立中学不受教育部管辖，在语言使用方面比较灵活。校长主持行政会议时，主要使用华语。唯一的例外是如果有老师听不懂华语^②，他们会转用英语，马来语的使用是非常有限的。周会是每周一次的学生与校长和教师的集会，通常有重要的通告要宣读。槟城国民型华文中学的周会传统是必须使用华语，作为提倡华语和华人文化的一种方式。因此，日新中学和钟灵中学的周会，校长都对老师说华语。如果有重要的信息要传达给非华人教职员，那么校长会以马来语解释。如果周会刚好在英语周举行，校长则只使用英语。而华文独立中学的情况不同，周会只使用华语。访问教师和学生时，我们发现两类学校的课外活动所使用的语言都以华语为主。

就以上的情况来看，国民型中学周会使用华语是语言规划的结果，这也是国民型中学的特征之一。除此之外，国民型中学所有的官方通知、给家长的信函等都是中、马双语。^③这些措施都是为在校园提倡华语的使用，正如钟灵中学的校长所说：

这个（华语）是我们的华人传统。所以我们的华校必须要继续的保存这个传统。我们一定（无论）怎样啊，都要鼓励我们的学生应用这个华语。尤其在校园里面必须要有。

而华文独立中学由于教学媒介语是华语，在以上场合使用华语就很自然了。而且，维护母语教育被视为华文教育工作者的使命。韩江中学校长认为：

我觉得我身为华人，也是一个教育者，华语是我们的母语，我们肯定要把它学得更好。我们不能忘根。从华语方面我们会了解到我们的文化……生活……为人……德育方面。

就华语教学来说，两类学校都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在国民型华文中学，华文是必修科目。如果学生不能应付这一科目，那他们必须转学，毫无商量的余地。而且，国民型华文中学的华文节数比教育部规定的要多。根据2010年马来西亚华文中学校长理事会的一项调查，槟城的国民型华文中学是马来西亚华文节数最多的国民型华文中学，介于每周6到7节课。^④钟灵中学每周有7节华文课，而日新中学每周6节。实际上，马来西亚教育部是按照每周3节华文课的标准给学校配备教师的，那国民型华文中学是如何解决华文师资问题的呢？对此，钟灵中学校长如此解释：

全马只有钟灵是7节。我们自己规定的。教育部是给你3节罢了。他派的老师给你也是3节。我们的华文老师就要牺牲。这个没有人知道的。我们的华文老师真的牺牲。他们没有抱怨。他们都是为了华教而牺牲。他们很伟大的。如果我们没有做一些东西来帮助推广我们的华语，那么我们的华语就完了。在学校一定比较注重我们的华语的。

国民型华文中学的华文课都安排在正课时间上，而国民中学^⑤则不然，华文课通常都安排在放学之后。国民型华文中学除了华文课之外，华文老师也会组织许多相关的活动来提高学生的华文水平，营造学习中华文化的氛围，例如作文比赛、演讲、辩论、诗歌朗诵、书法比赛等。钟灵中学的华文老师陈老师强调了国民型中学华文老师的重要性：

（所以）我觉得华文老师在国民型中学扮演的角色就比较吃重，比较不一样。他们有事情或

① 所有国民型中学的校长必须是通晓中文的华人，这是国民型中学的一项不成文的规定。

② 这些老师或许不是华人，不会说华语。

③ 参见 http://203.187.160.132:9011/web.jiaozong.org.my/c3pr90ntc0td/doc/2010/rnr/2010smjk_survey.pdf。

④ 参见 http://203.187.160.132:9011/web.jiaozong.org.my/c3pr90ntc0td/doc/2010/rnr/2010smjk_survey.pdf。

⑤ 国民中学的教学媒介语是马来语，华文不是必修科目。如果有15名学生提出申请，校方才考虑安排华文课。

者什么要讨论，一般是找华文老师。

槟城的国民型华文中学对于华文的公共考试有很严格的规定。所有学生都必须考马来西亚教育文凭的华文科。如果学生拒绝考华文，那么就必须转学。这与国民中学报考华文的人数急剧下降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Tan & Santhiram 2014）。据统计，超过40%的华文小学毕业生到了中学不再报读或报考华文。^①

华文独立中学的华文课也是必修课，而且所有学生都要参加由董总组织的统考。韩江中学和日新华文独立中学的华文课每周6节。就教学而言，华文独立中学利用网上教学平台辅助华文教学，例如韩江中学的华文老师会准备额外的辅助教材上传到网上平台与学生分享。作为私立中学，华文独立中学在教师招聘方面有更大的自由度，可以从中国或其他国家直接招聘老师，而国民型华文中学只能依赖教育部调派教师。韩江中学的校长认为马来西亚的华文独立中学所设定的目标不是本地而是国际化，“（因为）他们未来的升学目标很远很大。他们会走国际顶尖大学”。在这样的愿景下，华文独立中学也招收国际学生。例如，在韩江中学就有大约200名来自中国、韩国等国家的国际生。招聘中国教师、招收中国学生本身就是一种间接的语言规划，因为马来西亚本地学生能接触到不同的华语变体，意识到马来西亚华语与中国普通话的差异。

（二）华人认同的管理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就其人口比例、认同、文化的维护等方面来说是一个独特的少数民族群。据2017年人口统计，华人占马来西亚总人口的23.2%，大约666万人（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2017）。凭借庞大的人口、强有力的华文教育，马来西亚华人表现出强烈的华人认同。根据Wong和Tan（2017）的调查，说华语是定义华人的关键之一，语言是华人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借鉴Mahboob（2015）的认同管理模型，讨论影响或塑造华人认同的制度化的、本土化的措施和努力。在本文的语境下，制度化的措施指的是学校为提倡华语、加强学生的华人认同而采取的举措或持有的态度；而个人的社会文化定位则体现在老师和学生对语言和认同的看法上。

国民型华文中学和华文独立中学都将华语看作华人身份和文化的象征。正如钟灵中学校长所说，华语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语言与文化的传承对族群认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他看来，国民型中学对于华语的语言政策都是为了确保学生之间使用华语。在访谈期间，这位校长提到其他族群是不会帮助华人的，华人只能靠自己。在马来西亚语境下，其他人指的是其他族群，例如马来人和印度人。实际上，马来西亚华人对于华语的地位是非常清楚的，也非常关切它的未来发展。

因为这些东西（华语）是靠我们自己罢了。别人也帮不到我们。只有我们能帮自己。所以我们必须要鼓励他们。好像我们这样就是我们也逼他们必须考华文就是这样。你如果没有逼他们考华文？我看很多都不会拿（学）。很多都不拿（学）。不过我们这样做下去也是好。为了下一代。不然以后我们就像缅甸这样啊，印尼这样啊。（钟灵中学校长访谈片段）

在华人社会的公共话语中，华语被视为华人的母语。华文独立中学的使命之一便是传承母语教育。韩江中学校长认为中华文化和传统通过华语才能传承给下一代，这个观点也得到老师们的支持。华文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不仅仅是个别学校的事情，更是整个华人社会的根本问题。

它是我们所强调，所谓的母语科哦……身为一个华人都需要学。因为它是我们传承任何思想文化方面的一个主要的沟通工具来的。所以如果说我们不学的话呢，其实对我们自己的后代的影响都很大。所以我认为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科目，从族群的角度来看。（日新独中老师访谈片段）

在个人的层面，国民型华文中学和华文独立中学的学生都表现出了强烈的华人认同。在他们的

^① 《东方日报》2016年2月25日报道，参见 <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s/128355>。

认知里,会说华语是华人身份的关键。不会说华语,那么这个人就不是“纯”华人。这个结论也得到 Wong 和 Tan (2017) 调查结果的验证,他们调查了马来西亚华人、新加坡华人和中国人关于说华语对华人身份重要性的看法,结果显示马来西亚华人的得分最高。在马来西亚,如果一个华人不会说华语,那么很可能被其他说华语的同侪排斥 (Lee 2003)。在学生看来,这样的人不尊重传统,而且“如果一个华人不会说华语是不正常的”(学生访谈)。此外,学生们也把华语视为团结华社的工具。在访谈过程中,很多学生在回应华语的重要性时都直接说:“我们应该把华语传给下一代,因为我们是华人。”这显示华人学生把华语的维护与传承当成自己的使命和责任。近年来对于华语的认同有一个新的发展,即华语的工具性价值受到中国经济崛起的影响而得到凸显。在访谈中,一位受访的学生提到说华语意味着更多的选择和机会。换句话说,学华语、说华语在族群认同标志之外,又增加了一层经济价值。

就是我们华人,炎黄子孙一定要学会华语。因为这是一个团结的根来的。就是我们华人的根。如果连一个华人,他都不能说自己的母语。他称得上是华人吗?就好像断了根一样。(钟灵中学学生访谈片段)

其实因为中国在崛起嘛。那如果会讲华语其实是给自己多一条路,多一个机会……(日新独中学生访谈片段)

(三) 国民型华文中学与华文独立中学语言与认同管理的比较

国民型华文中学和华文独立中学在推广华语方面有某些共性,两类学校都提出了一些鼓励学习和使用华语的积极措施,例如增加华文课的节数、组织与华语和中华文化相关的学生活动、将华文设为必修必考科目等。可以看出,两类学校在提倡中华文化、价值观、思想等方面是十分坚定的 (Siah *et al.* 2015)。在访谈中,我们发现两类学校的管理人员、教师、学生对于华语的重要性和价值都持相似的态度。他们都认同能够说华语是华人身份认同的关键。在马来西亚语境下,华文学校被视为维护母语教育的堡垒,而华文教育者是华人认同的保卫者 (Collins 2006)。对于语言、认同与教育之间的关系,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一致认为华语是华人认同的核心,而华文学校是传承华语和中华文化的关键。

两类学校在语言与认同管理方面的差异主要源自它们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不同。国民型华文中学是国家教育体系的一部分,因此必须遵守国家教育准则和教育部的相关规定。国民型华文中学最突出的特点是马来语是主要教学媒介语,而马来语是国家认同的标志。限于教育部的规定,国民型华文中学所有的行政会议的记录必须用马来语记录,马来西亚教育文凭的马来文科一定要及格。就华文科而言,国民型华文中学没有招聘教师的权利,所有教师由教育部统一调派。不过,它们可以增加华文科的教学时间,而教育部并不会为这些增加的教学时间调派额外的教师支援。这就意味着华文老师的工作量是超额的,不过他们都乐意接受。相比之下,华文独立中学不是国家教育的一环,也没有得到政府的资助。因此,在教师招聘和教科书编写方面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例如,华文独立中学可以从中国和英国聘请老师教授中文或英文,也招收来自中国、韩国、印度尼西亚、日本等国的学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华文独立中学比国民型华文中学更加国际化。而华文独立中学学生在华文教育的熏陶下,都以华人的身份和会说华语而骄傲。

六、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国民型华文中学与华文独立中学的华语使用与华人认同之间有密切的关系,这与之前的研究是一致的。这些华文学校针对华语采取了各种语言规划的措施以加强学生的华人认同。Mahboob (2015) 的认同管理模型中,群体的认同或者与社会规范一致,或者相逆。在马来西亚语

境下,华文学校对华人认同的管理实际上反映了华人社会的认同情况,即多样性中的统一(unity in diversity)。首先,马来西亚华人拥有强烈的、以华语为标志的华人认同。本研究的许多受访者都认为华语是华人社会团结的工具,一位老师受访时告诉我们:

所以我认为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科目,从族群的角度来看。(日新独中老师访谈片段)

马来西亚的语言问题从来都不是一个个人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甚至是政治问题。在特定情况下,语言问题可以是非常敏感的,因为它与教育密切相关,而华文教育的持续发展对马来西亚华人来说至关重要。事实上,华文独立中学正是20世纪60年代抵制政府的学校改制计划、保卫华文教育的产物。70年代,华文教育工作者甚至提议成立一所华文大学(Tan & Santhiram 2014)。2003年,华文学校拒绝教育部以英语教授数理课程(Teaching Math and Science in English)的政策(2003—2012),最终政府与华校之间达成共识,以中英双语教数理作为折中的方案(Gill 2005; 孙招娣, 王晓梅 2014)。这主要是出于担心一旦改变教学媒介语,就改变华校性质的考虑。在某种程度上,华语的维护是为了全华社的利益。根据马来西亚华人社会语言状况的调查,华语实际上已经成为不同方言群之间的共同语(Wang 2010),马来西亚华人将华语看作族群认同的标志以及广泛交流的工具。因此,华文学校通过对华语的管理而进行的华人认同的管理实际上顺应了华人社会的现实情况。

其次,华文学校的多语现实与政府所提倡的单语政策似乎不太一致。1967年《国语法案》通过之后,马来语成为马来西亚唯一的官方语言和国语,自此之后,马来西亚政府在社会各个领域实践的是以马来语为中心的语言政策。如上所述,20世纪60年代,华文独立中学拒绝改制,依赖华社的捐款和支持而生存下来。国民型华文中学则接受了改制要求,改变了教学媒介语,不过条件是必须保障华文科的教学时间。目前,华文独立中学强调中英文教学,因为学生的升学目标是国际化的大学。许多华文独立中学建立了英文中心以提高学校的英语教学水平,甚至从西方国家聘请英语为母语的教师;而国民型华文中学也同样强调英语教学,坚持使用英语教授数理课程。某些学校还开设额外的英文课程,例如剑桥英语。国民型华文中学与华文独立中学的区别在于前者的马来文基础较好,因为很多科目以马来语为教学媒介语。总体来说,马来西亚的华文学校基本上满足了马来西亚华人的认同需求:华语是族群认同的标志,英语是工具性语言,而马来语是国家认同的标志。^①

马来西亚人的族群认同是非常清楚的,或者是马来人,或者是印度人,或者是华人;一个马来西亚人可以认同其马来西亚人的身份,不过,他同时必须与某个族群身份相关联,因为马来西亚是一个有强烈族群认同的国家(Tan 1997)。马来西亚华人的另一特征是其华人认同并不与特定地域绑定,而是跨国的。泛华人认同或广义的华人认同(Tan 1997)被马来西亚华人普遍接受,而这一认同是通过华语的使用来实现的。马来西亚华人可以通过其无界的华人认同与其他国家的华人联系起来。同理,华文学校通过华语的使用来管理学生的华人认同也是要与整个华人世界联系起来。华语的国际化或华语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对马来西亚的华语教学来说是助力,强化了学习华语的动机和华语的工具价值。中国的崛起不仅为马来西亚华人提供了经济发展的机会,也为学习华语和维护华校带来了更多的自信。

七、结 论

本文主要讨论了马来西亚两类华文学校如何通过华语的使用来管理华人认同,主要结论是这些学校通过不同的语言规划措施强化了学生的华人认同。学校的管理层、教师、学生等对于华语的价值与

^① 《中国的崛起是马来西亚华人的机会吗?》,《东方日报》2015年1月6日报道,参见<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s/60059>。

地位抱持相同的态度与观点，都认为华语是华人认同的核心；而两类学校在语言管理方面的差异主要源自其在马来西亚教育系统内的地位差异。

华文学校突显华人认同是对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现状的回应。在马来西亚华人的多重认同中，华人认同是最重要的，因为马来西亚的种族认同是非常敏感与强烈的。华文学校的多语政策反映了马来西亚华人的语言需求与语言表现。然而，某种程度上来说，马来西亚的国家语言政策并不是很提倡多语，华文学校不得不依靠自己来解决教师不足与资金问题。当然，在华人认同之外，马来西亚华人仍然表现出了强烈的国家认同。

参考文献

- 孙招娣, 王晓梅 2014 《从数理英语化政策看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语言观》,《马大华人文学与文化学报》第1期。
- 郑良树 2003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四分册), 吉隆坡: 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
- Collins, A. 2006. Chinese educationalists in Malaysia: Defenders of Chinese identity. *Asian Survey* 46(2), 298-318.
-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2017. *Current Population Estimates Malaysia 2016-2017*. Putrajaya: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 Gill, S. K. 2005. Language policy in Malaysia: Reversing direction. *Language Policy*. 4(3), 241-260.
- Lee, S. K. 2003. Multiple identities in a multicultural world: A Malaysian perspective. *Journal of Language, Identity, and Education* 2 (3), 137-158.
- Lopez, C. C. 2014. Language is the soul of the nation: Language, education, identity, and national unity in Malaysia. *Journal of Language, Identity, and Education* 13(3), 217-223.
- Mahboob, A. 2015. Identity management, language variation and English language textbooks: Focus on Pakistan. In Djenar, D., Mahboob, A., and Cruickshank, K. (eds.). *Language and Identity across Modes of Communication*. Boston: Mouton de Gruyter.
- Siah, P. C., S. B. C. Ong, S. M. Tan, et al. 2015. Perception on Chinese values: A comparison of Chinese secondary students studying at national secondary schools and Chinese independent schools in Malaysia. *The Social Science Journal* 52, 62-68.
- Spolsky, B. 2009. *Language Manage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an, C. B. 1997. Chinese identities in Malaysia. *Southeast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25 (2), 103-116.
- Tan, Y. S. and R. Santhiram. 2014. *Educational Issues in Multiethnic Malaysia*. Petaling Jaya: SIRD.
- Thock, K. P. 2009. Impact of language policy and nation-building in ethnic hegemonic state: The resilience of Malaysian Chinese schools. Conferenc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8th CAFIC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Beijing: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 Wang, X. 2010. The sociolinguistic realignment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Malaysia: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31(5), 479-489.
- Wang, X. 2012. *The Spread of Mandarin in Malaysia*.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 Wong, Z.-H. K. and Tan Y.-Y. 2017. Being Chinese in a global context: Linguistic constructions of Chinese ethnicity. *Global Chinese* 3(1), 1-23.

责任编辑: 杨 佳